

主題：大時代下的父親  
講者：陳芸娟  
時間：2019年11月2日（六）  
地點：成功大學歷史系  
主辦單位：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謝仕淵：大家早，我們這個系列的工作坊已經到了最後一次了。我知道大家都還在專心趕工中，我們今天最後一次主要的課程進行的形式是這樣子的，我們第一次邀請林寶安老師來跟我們談他經由這些口述田野看見的七一三。另外上次是林傳凱老師來跟我們談更廣泛的外省白色恐怖問題，那次演講很精彩，大家都聽到了，其實外省白色恐怖案件跟涉及的人，遠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多很多，大概百分之四十五，回到那時候的人口比例來說，其實那個比例是很驚人的，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為我們勾勒出一個比較完整的歷史面。

我們今天其實是要再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就是我們今天邀請在苗栗農工任教的陳芸娟老師，她既是研究這個議題的先行者，因為她大概是最早碰這個議題的，她的身份也很特別，她的爸爸就是山東流亡學生，所以是流亡學生第二代。這個既是對自己家庭跟父親的一個追問，又是一個研究者的身份，她所看見的這個議題，跟所看見她的爸爸那一輩的，其實是兩個非常有意思的角度，跟我們前幾週的觀點有一些交錯，有一些不一樣。我們希望透過這幾次的課程，讓大家對這個事件能夠在大概一兩個月的時間裡，能夠有一個比較多面相的了解。

我先把我們今天會進行的流程做個說明。首先請陳老師來跟我們就剛剛說的那些議題來做分享，之後會給大家一點時間，我們把今天要完成的最終成果報告，花一點時間讓大家把它完成，那個形式是怎麼樣，我等陳老師結束後再跟大家說。然後我也會希望因為我們今天結束後應該是要交一副腳本，我會拜託大家一件事情，我們有一位同學會創一個平台，然後請各組出一位窗口來加入這個平台。我跟大家這麼說好了，天下沒有腳本一次就寫完的，我們會再做一些調整，跟大家說之後會發生的事情是什麼，大概是這樣子的。我們現在腳本收進來之後，我現在說一般正常的過程，我們會就腳本的形式上，我跟我們同學會試著把東西裝裝看，就全部裝在一個腳本當中，然後我們會根據環境的條件，根據預算的條件，會根據整個素材的條件再做一次的調整，基本結構一定是維持你們那樣的結構，沒有太大的問題。最後可能我們要對一些文案做一些微調，那這個部份可能要拜託各位，如果等一下微調的時候我們能夠一起協助把它完成。我其實會希望我們大概是在十一月，大概是十號或十一月十幾號那一週，Final的腳本要確定下來，之後我們要進入到設計，大概一個禮拜而已，那個非常非常趕，因為我現在會希望我們這個展覽在十一月二十四，在成博的二樓的展覽廳開。但是因為我知道二

十四號那一週的隔週，大家要考試，所以我跟楊老師商量是我們的開幕可能會辦在三十，會辦在十一月底，所以十一月底大家可以一起來看看我們的成果。我也會希望在那一次當中其實各組是由一位同學就是來幫我們做你們那一組的導覽這樣子，這個整個設計的形式是這樣子，這裡先跟大家做個說明。以下我們是不是就用掌聲來歡迎陳老師來跟我們分享她的研究。

陳芸娟：大家好，我是陳芸娟。我來自苗栗，現在任職於苗栗農工。首先，我想先講一下我跟爸爸的關係。我從小就跟我的爸爸很親，感情非常好。以前我爸媽吵架的時候，我媽媽就會說要離婚，一般小孩子聽到離婚，就會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但是我們非但沒有要去當和事佬，叫爸爸媽媽不要再吵了，反而是我跟妹妹在商量如果他們真的離婚了，要跟誰的問題。然後我跟妹妹都想跟爸爸，沒有人要跟媽媽。因為當時我們都覺得爸爸很和藹可親，媽媽很兇。不過長大以後就覺得自己真的是很幼稚。

接下來，我想分享一下我的求學經歷。我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其實從小爸爸都很順從我，我自己愛怎麼樣就怎麼樣，但是後來我發現如果我得到好成績，爸爸就會很開心，因此我從小就很努力認真唸書。我爸爸非常重視教育，以前小時候很喜歡叫我寫心得，連看一部電影都要寫心得。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以前有一部很有名的電影，叫「汪洋中的一條船」，是在描述雲林一位很有名的奮鬥家鄭豐喜的故事，當時這部電影票房非常好，常常大爆滿。我有四個兄弟姊妹，當時只有我爸爸在工作，一份薪水要養活我們一家子，所以其實日子過的並不寬裕。當時我爸爸特地帶我們全家去電影院看這部電影，這對當時環境不是那麼好的家庭來說，是很奢侈的活動。看完電影回家後我爸爸竟然叫我和哥哥要寫心得，我記得當時我大概頂多是小學一年級，爸爸覺得我寫得不錯，很開心，當時還特別買一個小蛋糕給我吃。因此我就發現如果我有好表現的話，爸爸就會很開心。蛋糕對我來說其實誘因並不大，但是我看到爸爸開心的感覺，就會想我應該要努力表現讓爸爸開心，我很在意爸爸的感覺。因此以前唸書的時候，我都很努力的表現。小時候我很常參加作文比賽、朗讀比賽、演講比賽等等，我看到爸爸的笑容就會覺得非常開心，我非常在意爸爸的感受。我從小學開始得到的每一張獎狀，爸爸都非常認真地幫我保存下來，所以我知道爸爸對我的表現是很滿意的。我爸爸非常重視教育，所以在家如果你願意唸書，就可以不用做任何的事情。因此當時我就覺得唸書是一個很好的擋箭牌，什麼家事都不用做。

我國中畢業的時候，考了高中、高職，也考了五專。其實當時我對要念什麼學校沒有太大的感覺，但是我知道我絕對不要念高中。因為我國中的時候物理、化學非常差，我曾經厚著臉皮跟物理老師說老師你看我這麼可愛讓我過好嗎這種話，所以我就想高中再也不要碰物理跟化學。那時我媽媽問我要不要跟隔壁鄰居的蔡姐姐一樣，她念苗栗高商，然後去台北念台北商專，就是現在的台北商業大學，那個姐姐念那個學校的夜間部。媽媽說要不要像她一樣白天工作，然後晚上

去念夜間部。我當時完全沒有任何想法，因此媽媽這樣說後我就去念了苗商。但是念了苗商後，我就後悔了。因為我發現比起物理化學，我更討厭會計。我真的很不喜歡，但又沒有勇氣重考，因為我知道我們家經濟狀況不好，我不希望拖累爸爸。所以後來只好硬著頭皮念，唸完之後我繼續念台中商專二專部，也就是現在的台中科技大學。念了二專之後我才開始認真考慮我未來要走哪條路。我從小其實很愛看歷史的故事書，我國小的時候有一套非常有名的漫畫叫「尼羅河女兒」，當時小學沒有教埃及的歷史，但是我因為看了這漫畫，所以多多少少瞭解埃及的歷史。後面的結局我雖然不知道，但是前面我大概有看完三分之二以上，每一集我都反覆地看，所以我對埃及的歷史很感興趣。我國中的時候歷史很好，所以後來唸二專的時候，我就在思考我真的要像同學一樣畢業後直接就業嗎？因為當時我的同學們大部分都是準備要去考銀行或是當會計小姐之類的，我那時就想我念商科已經這麼痛苦了，難道以後還要以這個當作職業嗎？於是我考慮了很久後，鼓起勇氣跟我爸爸說我想插班考大學，我想唸我真正喜歡的東西。當我爸爸知道我想唸歷史的時候，他就說好，沒關係，妳要唸就唸。後來我考上台中的中興大學，到了大四的時候，我想再繼續念，因此我又鼓起勇氣跟爸爸說，爸爸也說要唸就繼續唸。後來我念了台北的師範大學，當時在師範大學修教育學分，想到以後出社會要往教育這方面走好像不錯，因為爸爸也是教書的，所以我想如果我教書的話，爸爸一定很高興，算是接了爸爸的棒子。其實我爺爺奶奶家算是務農，雖然不是地主，但也不至於到窮困潦倒，就是一般的農家。我的爸爸一直認為唸書很重要，他從小就很想唸書，但是因為他住的地方算是非常偏遠的鄉下，所以沒有什麼正式的小學、國中、高中，因此我爸爸是念私塾的，他要一大早到私塾去唸書，但其實私塾裡面的老師程度並沒有很好，很多字都亂念。後來我爸爸長大以後才發現以前老師都亂教，有邊讀邊，所以他念錯的字很多。

當時在他們的村子裡有共產黨也有國民黨，國共內戰的時候會有人來村子裡抓兵，要補充兵源。其實村子裡的人並沒有特別愛國民黨或共產黨，只是很怕被抓去當兵，所以不管是誰，只要那個軍隊來了，村子裡年輕力壯的男丁就會趕快去躲起來。他們家鄉當時種很多高粱，因此我爸爸當時只要聽到有風聲說又來村子抓兵的時候，就會趕快躲到高粱田裡面。後來國共內戰情況越來越嚴重，便開始在鐵路沿線收留流亡學生，不過是在山東，也就是山東流亡學生。我爸爸家其實是住在江蘇蘇北，靠近山東東南邊，不過爸爸說他祖籍其實是在山東，因此可能是他的曾祖父或曾曾祖父那一代是在山東，後來才搬遷到江蘇蘇北那邊。我爸爸他住的那個地方叫做江蘇豐縣，從小我爸爸就會跟我說他家鄉的故事，還會特別跟我說我們家離劉邦的家鄉沛縣很近。爸爸家鄉附近有一個非常大的城市叫做徐州，徐州四周圍有四個小鄉鎮，就是豐、沛、蕭、碭。爸爸從小就告訴我要記住豐、沛、蕭、碭，因為他說不要忘記老家在哪個地方。後來因為當時局勢開始非常混亂，一聽說有收容流亡學生，於是我爸爸就去報名了。這些流亡學生在流亡學校裡集中的時候，其實沒有做什麼事情，根本也沒有正式在上課，每天就是

無所事事，所以當時有些人認為這些學生是亂源，因為他們沒有任何的秩序，甚至有一些會坐所謂的霸王車，或是去電影院裡面，也沒買票，就進去看電影。一般的平民對這些學生其實也莫可奈何，因為真的就是完全沒有規矩，也沒有什麼制度可言。其實雖然這群學生叫做山東流亡學生，但是學校收容學生的時候並沒有刻意詢問是不是山東人，因為並沒有作身家調查，所以當中也有一些是來自河南的，像我爸爸雖然祖籍是山東，但其實是來自江蘇，這就是所謂的冒籍。我爸爸說他當時跟著村子裡面的一些人一起逃難，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有些人實在受不了那種苦，所以逃難到一半就回家鄉去了。後來我爸爸第一次回去大陸的時候，還有特別去找當初跟他一起逃難但是臨時反悔回去家鄉的人。我爸爸住的村子叫做趙屯，整個村子都姓趙，只有我爸爸他們一家姓陳，非常奇特。有可能是因為以前從外地搬過來，然後就直接住在那邊，所以變成非常特殊。我爸爸說只要他說他姓陳在趙屯，趙屯的人幾乎都認識這戶人家。我爸爸之所以會想要跟著學校逃難，主要是因為在中日戰爭的時候，山東其實就有第一批的流亡學生，他們為了要躲避日本人，所以就去逃難。但是後來戰爭很快就結束了，於是他們就又回到故鄉。所以這些流亡學生他們當初抱著期待，認為等到戰亂結束他們就可以再回到家鄉，所以這個流亡學校只是暫時的，不會逃到太遠或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因此我爸爸就跟著走了。後來，我爸爸對一個東西非常情有獨鍾，就是現在有些練功夫的人穿的黑色布鞋，就是像李小龍、周星馳他們拍電影時穿的那種功夫裝，底下穿的那種黑色布鞋。爸爸晚年的時候很堅持一定要買那種鞋子，所以我當時到處去找這種鞋子。因為爸爸說他離家的時候，我的奶奶做了兩個納鞋底給他，就是自己做的鞋底，然後找塊布，縫成鞋子，然後還把一些黃金還是元寶縫在我爸爸的棉襖裡。不過，後來逃難的時候，這些錢都花光了，根本就沒有了。所以寶安老師之前有問我說爸爸有沒有留下什麼從家裡帶出來的東西，至少我從小就沒看過，我知道我爸爸逃難的時候帶了些什麼，但是可能在逃難的過程當中早就已經都丟掉了。因此我爸爸到晚年的時候忽然說他要穿那種鞋子，到退休之後幾乎都是穿那種鞋子，我想這種應該也是一種思念吧，就是對媽媽的一種思念。

爸爸逃難的過程其實是非常坎坷的。當時每個學校的校長都要去籌經費，因為學生既然跟了學校，他們總要想辦法要養活這些學生。每天就像食物配給一樣，發一定額度的錢給學生，發完錢後學生就鳥獸散，其實根本也沒在上課。其實我覺得山東流亡學生之所以可以來台灣，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覺得以前的人很講情，我們都講說情、理、法，「情」擺在最前面。以前的中國人很愛講關係、靠關係，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的就有關係。這些校長們當時會去找山東籍的長官，譬如說有找山東的省主席或者是找哪一個人在中央裡當官的，就這樣子靠關係，所以後來其實在當時整個大陸很多省分都有流亡學生，但是最後能夠成功、支持下來，這麼大規模的只有山東。據我所知當時在大陸有一個政治大學，也是想來台灣，但是被中央拒絕。流亡學生因為沒有什麼秩序、規則，完全無法可管，因此在當時成為一個社會問題。山東流亡學生其實之所以可以來到台灣，我覺得

是貴人很多，他們靠了層層的關係，才有辦法最後輾轉來到台灣。

可是他們在逃難的過程當中，其實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我爸爸他們到了澎湖的時候，沒想到竟然要當兵。他們在家鄉的時候本來就是為了不要當兵才離開的，沒想到最後還是要當兵。在座的大家都是史學界的，可能比較瞭解，像張玉法老師就是流亡學生，另外以前曾當過台大校長、國防部長的孫震也是流亡學生。甚至以前像是一些陸軍總司令，或者有一些在軍方系統很高階的人很多都是流亡學生。他們這一群人來到台灣之後，散佈在各個行業當中，多半都是有一個固定的工作，然後他們就在這個地方落地生根。其實我的爸爸當時在被編兵之後，他非常非常難過。他本來是一個體弱多病的人，以前在家鄉的時候他其實很常生病，有時候甚至會不醒人事，我爸爸說就是像昏迷一樣，躺在床上完全都不會動。他以前在村子裡面也不知道要到哪裡去看醫生，也沒有什麼醫療資源可以去協助。那時候我的爺爺看到爸爸發病就會把他抱到高粱地，放在那邊讓他躺個兩天，等到我爸爸醒過來，讓他自己走路回家。這樣體弱多病的爸爸沒想到要去澎湖當兵。我爸爸當兵當了大概十一年多，將近十二年的時間，在部隊裡面其實就是鍛鍊，所以他的體魄其實算是好的，然後嗓門很大，有可能他本來就是山東人嗓門大，不過年輕時受過這種訓練應該也有影響。我爸爸到晚年的時候，其實耳朵不太好，之所以耳朵不好有可能就是因為在澎湖當兵的關係。

當時為什麼會到澎湖，其實有一個很主要的原因是當時澎湖防衛司令部李振清。李振清是山東人，當時這群山東流亡學生想要來台灣，中央覺得是一個燙手山芋，不知道要怎麼辦才好。李振清為求表現，因此就建議中央讓這些學生去澎湖當兵，這樣既可以操練又能讓他們唸書，至少解決燃眉之急，政府覺得這是一個妥善的方式，因此就答應了。我曾經聽我爸爸說過一個小道消息，就是當時有很多學生在吵鬧說我們根本就不是要當兵，為什麼要讓我們來這裡當兵？李振清非常生氣，他說你們是我花錢買來的，現在竟然敢反悔。所以李振清也很氣這些老師跟學生怎麼跟當初談的條件不一樣。不過這個可信度高不高就不知道，這是單方面聽我爸爸說有這個說法。

我爸爸後來是因為部隊移防來到台灣。兩年前的七月十三號，寶安教授請我到澎湖去講七一三的事情。我其實前幾天就到澎湖了，七月十二號的下午，我去了漁翁島，漁翁島就是現在的西嶼鄉。如果你們去澎湖一定會去跨海大橋，跨海大橋跨過去就會看到一個漁翁的雕像立在旁邊，所以以前那個島就叫做漁翁島。當年編兵的時候，我爸爸被編到年紀比較大的一六團，一六團就是在西嶼鄉。因此，我那個下午便到西嶼鄉，想找一下爸爸以前待過的足跡。我爸爸說那時候部隊會舉辦一些競賽，所以他常常站在海邊拿著槍對著海面射擊。他說那時已經有連續一發射就打很多子彈出來的槍，所以有可能就是這樣子不停地打，所以我爸爸耳朵的聽力其實不是很好，然後又因為聽力不好，所以他講話的聲音就很大聲。後來部隊在澎湖待了將近五年多的時間，就移防來到台灣。我爸爸有待遇過成功嶺、

鳳山。那時候的軍人是不能結婚的，我爸爸當時又是個窮光蛋，根本沒有什麼錢。所以假日的時候，他就只能待在部隊，也不知道要到哪裡去。民國四十七年的時候，有一個木蘭專案，是我爸爸的一個朋友提案的，他一直上書，要求讓這些人退役下來。當時擔任國防部副部長的馬紀壯在國會報告的時候，說來當兵的這群流亡學生都非常熱愛國家，所以他們都不願意退伍，要繼續報效國家。當這個消息傳到軍中的時候，這些流亡學生非常的憤怒，因為當時台灣已經開始採行徵兵制了，很多人其實是不願意繼續再當兵的，因為他們已經當了十幾年，不想繼續當下去，因此他們就想抗爭。我在寫論文的時候，我爸爸還特別帶我去新店找當時木蘭專案的起草者李平伯。

我想岔開講一件好玩的事情。一般人可能會認為說文史不分家，我在寫論文的時候，國防部那邊木蘭專案的檔案很多是不公開的。所以在我的論文裡，木蘭專案的過程我是略過沒有提的。因為我手邊蒐集的資料是有限的，而且這個資料是李平伯給我的。每一次去的時候，他其實都侃侃而談，跟我說他以前逃難的時候、當兵的時候是如何，但是到最後一次的時候，他竟然跟我說不要寫這個論文，寫流亡學生沒有意義，然後拿出一本厚厚的書，說是他自己寫的，有點像天干地支之類的書，說要給我當作論文，還說他會繼續再寫一本，以後如果要念博士的話，可以當我的博士論文。我整個傻眼，想說我花了這麼多的時間採訪你，結果你居然跟我說不要寫這個。其實他的反應跟我在當時去做論文口述訪問時候的情形非常類似，很多伯伯在做訪問的時候，只要聊逃難的事情，他們都很願意講，而且每個都講得非常可憐，但是只要一講到七一三，他們就避而不答，或是直接繞過去。後來寶安教授也說他在作一些訪問的時候，遇到的狀況跟我是一樣的，有些人就直接說不要講。我剛才翻了一下你們的活動冊，裡面有一個人很有名的作家王鼎鈞。他也是流亡學生，可是一旦你問他，他是不會回答的。他有一系列在講他逃難時候的故事，但是他也是一樣，拒絕講流亡的事情。其實我在寫論文的時候也有詢問過他是否可以接受我的採訪，我說我會匿名或是用其他方式呈現，但是他都不願意，所以我相信那一段經歷其實是造成很多人的陰影。

我的爸爸因為木蘭專案的關係後來好不容易退伍了。不過政府當時其實是不太願意讓他們退伍的，因為 1950 年的時候韓戰爆發，我們的蔣總統一直很希望能反攻大陸回去，在澎湖這群學生接受了新式的武器跟軍事操練，所以蔣總統當時其實是想讓這些學生去參加韓戰，認為可以從朝鮮半島打回山東去。但是後來被美國拒絕，不然我爸爸可能要去打韓戰了。木蘭專案之後，其實這些學生也不知道到底要去哪裡，經過一番斡旋後，年紀比較小的流亡學生，甚至還有女生，就跟著學校一起出來的教職員在澎湖成立了子弟學校，像我剛才說的張玉法、孫震就是在那裡唸書，後來他們年紀比較大了，在澎湖也不可能繼續升學，於是當時的校長也是不斷斡旋，最後在彰化員林成立了一個員林實驗中學，就是現在的崇實高工。於是一群從澎湖來的小孩便都到員林唸書，相較於我爸爸他們三十幾歲了，年紀都比較大，退伍之後沒有地方去，都是窮光蛋也沒有一技之長，根本

不知道該怎麼辦。後來經過斡旋，在員林實中成立了師範部，他們便在那邊唸書。他們的學制很奇怪，有的只有一年，有的是兩年。你想想看，如果你只受過一年的教育訓練，然後就出來教書，你覺得那個學識是夠的嗎？其實是不夠的。我爸爸在那裡念了兩年，後來這群人出來教書，山東腔很重。我後來問我周圍的親人，他們說他們小學的時候有遇過教社會科的老師，是外省人，因為他鄉音太重，結果老師上課上了一個學期，台下的學生根本是鴨子聽雷，根本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但是我小的時候，我一直覺得我爸爸講的國語是非常標準的。後來，我和我先生戀愛加結婚二十多年，我先生說其實每次他坐在我爸爸旁邊，我爸爸跟他講什麼，他都聽不太懂，他說一句話當中大概只能聽得懂幾個字，要不然就是我先生就只好一直陪笑。所以我爸爸都會說我先生感覺很老實，說他話不多，可是實際上是爸爸講的話他聽不懂。我後來歸納出一個山東人講話口音的規則，如果是三聲的，他會講成一聲，如果是一聲的，他會唸成三聲。我印象深刻的例子還有小的時候我媽媽買了一個不銹鋼的碗，以前沒有「不鏽鋼」這種名詞，我爸爸都說「鐵碗」（山東腔）。後來，我去幼稚園唸書的時候，老師說要發點心，拿便不銹鋼的碗出來裝紅豆湯給小朋友喝，然後我就說「哇！鐵碗（山東腔），我今天用鐵碗（山東腔）喝湯」結果同學都在笑我，後來我才知道我的發音跟人家是不一樣的。我爸爸媽媽有時候到南部的朋友家作客，因為我媽媽是客家人，所以南部的朋友就笑我爸爸說他講的國語有客家腔，然後說我媽媽講的國語有外省腔。所以在潛移默化中，彼此之間還是有可能會受到影響，不過我爸爸其實是不會講客家話的。

我現在在苗栗的學校教書，每一次開學我都會先做問卷調查，看有沒有人的媽媽是來自東南亞地區、大陸或是其他國家的。學生中幾乎都會有，所以我都問他們會不會說媽媽的母語，我問了很多年下來，大部分的學生都說他們不會。我其實非常佩服這些媽媽，因為她們在異地要生活下來其實非常不容易，要在不同文化的國家裡和丈夫一起生活，還要教育小孩。有些家庭婆婆會特別要求不要教孩子媽媽的語言，所以小孩都不會。我都開玩笑跟學生說，這是多學一國語言的機會，如果跟別人吵架，你罵媽媽母語的髒話，別人也聽不懂，可是人家會閉嘴。我之所以說這些是因為我爸爸他雖然不懂客家話，但是他不會阻止媽媽教我們客家話。所以小的時候我媽媽就是很刻意跟我們講客語，然後爸爸教我們國語。像我們去外婆家，她們都是講客家話，所以我們跟外婆講話都是講客家話，我們會當外婆跟爸爸中間的翻譯，附近的人看到我們都會說這家人的小孩很有意思，會馬上翻譯。在當時其實我們小的時間有段時間是不可以講方言的，但是我們還是一樣。雖然爸爸在學校裡也是說不能講方言，但在家裡我媽媽還是跟我講客家話。我先生是講台語的，所以我會很刻意教我女兒講客家話，因為我覺得客家族群在台灣比較少機會跟場合講客家話，所以我很希望可以教我女兒，讓她以後如果跟人說話有遇到至少會用。我的台語其實是我出來外面唸書、工作的時候慢慢聽才會的。小時候在家裡，我也會看楊麗花的歌仔戲，所以即便聽不懂，但

是看字幕我也看得懂。因此我會覺得客家話比較沒有學習的機會，所以我很希望可以盡我自己的力量，把客家人的文化傳承下去。

關於爸爸媽媽的結婚，我覺得那個是真的是很誇張，連我爸爸自己都覺得很誇張。我爸爸師範部畢業之後要分發，他們算是公費生，所以是要分發的。結果要分發的時候，因為我爸爸很思念故鄉，他就跟分發的老師們問說台灣哪裡山很多？然後人家就跟他講說苗栗山很多，我爸爸就：好吧！那我到苗栗去好了。為什麼他特別要挑這個山，主要是因為他的家鄉就是很多山，他其實真的就是很思念故鄉，所以他就說那他到苗栗去好了。他在師範部的時候，那一群同學感情很要好，他們發現陳永昌他要到苗栗，那我們也跟著去苗栗好了，因為對他們來講到哪裡都一樣，所以他們就到了苗栗。那到了苗栗之後，其實這些人都是三十出頭，已經算是成人了。三十幾歲開始出來教書，那他們一來是因為在當兵的時候，這十幾年不可能可以結婚，然後再來是他們都是窮光蛋，都沒有錢，怎麼可能有錢娶老婆。我的爸爸他說他年輕出來教書的時候，是住在一個校長家，這個校長好像是湖南人。然後，這個校長已經結婚了，所以我爸爸年輕時在這位校長家裡面住了很多年。結果，有一天這位校長的太太，我們都叫他孫媽媽，孫媽媽就說有人介紹說在九湖那邊的一個小姐，就是我媽媽。他們結婚的時候，那一年就是去那個相親，我爸爸說自己去就去了，這是第一次見面。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大舅舅陪著我媽媽一起去。結果沒想到他們第一天見面，我大舅舅一開口就是說要聘金，所以他們是以結婚為前提的。我爸爸想說要聘金，他哪裡有錢？就想說那就算了，所以他就回家了。回家以後，這個孫媽媽就問我爸爸說：今天去看那個小姐，看得怎麼樣啊？我爸爸就說人家要錢，我哪裡有錢？結果，孫媽媽就說那個聘金可以討價還價的，然後以後你還可以分期，我爸爸說還可以這樣子喔？！好吧，那明天我再去。所以第二天我爸爸就去，第二天講好，第三天就訂婚了這樣子。所以我爸爸都說他們的婚姻根本就是兒戲，他說根本就是很誇張。

我爸爸結婚的那一年，他們可能就是認識了幾個月之後，他們就結婚了。五十五年的十月二十九號，他們就結婚了。那一年我爸爸三十七歲，我媽媽才十八歲，所以相差了十九歲。但是，後來我問寶安老師，寶安教授就說他有遇到流亡學生來到台灣，娶了差了將近三十歲的。我都覺得我爸爸媽媽那已經是極限了。在學校裡面老師會調查媽媽職業是什麼，爸爸職業是什麼，然後年齡啊什麼之類的。從小我就知道我有一個全班年紀最大的爸爸，又有一個年紀最輕的媽媽，所以我以前會認為說爸爸年紀大了，我不能夠惹他生氣，我要討他歡心。然後媽媽年紀輕，她比較有本錢，就是我們可以去激怒她，所以媽媽講什麼，我們都很喜歡唱反調，然後媽媽有時候都會很生氣，都說我們這些小孩子都不聽話。所以我剛才講的就是為什麼我從小唸書的時候力求表現，就是希望能夠讓爸爸高興一點。

後來像我開始要寫論文了，其實我在研一的時候，我們老師就說你們一定要



開始看說你們要做什麼斷代，或者做什麼議題，你們開始要找哪個老師之類的。結果，有一次我在坐公車的時候，無意之間突然想到，因為我從小就跟我爸爸很親，我很常跟我爸爸膩在一起，我爸爸就會跟我說他以前流亡的時候怎麼樣。所以從小我就耳熟能詳，我很常聽到我爸爸說他在流亡的時候怎麼樣，然後一直走路走到腳磨破了，腳磨破起水泡的時候，那個晚上要生火，因為晚上天氣比較涼，他們要生火，然後生火的時候，那個水泡腳不能夠面向火，因為如果你把水泡這樣子烤一個晚上，第二天早上你完全沒辦法走路。所以我爸爸說很多事情，都是在逃難時候學習的經驗。後來我在無意之間才想到，其實小的時候我爸爸就會給我看一些資料，就是包括他們流亡學生出的那個紀念集，譬如說第幾聯中幾週年，或者是有些流亡學生的回憶錄。我剛才說我很喜歡看歷史故事，我連爸爸那個員林實中的通訊錄我都會翻，因為他們畢業紀念冊什麼之類的我都會看，我看到那個名字後我就發現這些人就是常常來我們家吃飯聊天的那些伯伯，這些人我都認識耶！他們常常來我們家吃飯，他們很喜歡炒冷飯，就是在講過往他們流亡的故事，結果那些故事我都聽了N遍。但是，以前我爸爸在講的時候我都會很捧場，我不會露出那種好像很不耐煩的表情，我都當做第一次聽，然後覺得嘖嘖稱奇這樣，結果就是另外一種形式鼓勵爸爸繼續講下去。因為我看很多的紀念冊什麼之類的，所以我才想說不定可以做這個題目。因此我跟我研一的老師講這個事情，我們研一的老師是做明史的，叫做林麗月老師，她後來也當師大的歷史所所長，她現在已經退休了。當時就是老師跟我講說你們要先電話裡告訴我，你們要做什麼題目，讓我先記錄一下。後來我只是想看說這個題目不知道能不能做，所以我就打電話給老師，老師就跟我說可以，她說這個題目非常好。但是沒想到老師跟我閒聊，聊一聊之後老師在電話裡就哭了。老師就說她跟她爸爸的感情也很好，但是她爸爸去世了。因為我跟她說我小時候常常聽爸爸的故事，但是因為爸爸都跳著講，他有時候想到什麼他就講，所以那個時間的前後順序其實是很亂的，我根本不知道那個先後順序到底是怎樣，可是至少我知道爸爸大概發生過什麼事情。所以老師聽了以後說好可惜，她爸爸已經去世了。她說她從來沒有想過，因為以前的人大概做的都是譬如說以前的朝代，都是以帝王、政治這方面，很少人會去注意到那種庶民的歷史。所以老師說她錯過了那麼好的機會，因為她爸爸已經去世了。結果，沒想到幾個禮拜之後，老師上課的時候，老師又特別把我的這個題目拿出來講，我們那個老師是一個性情中人，結果老師講著講著沒想到當著全班的面，她也開始一直哭，她就說她跟她爸爸以前感情真的很好，她沒有想到說原來是可以幫爸爸做一些什麼事情。後來，我做這個題目的時候，其實有點猶豫。因為我爸爸自己也很愛哭，然後我在想我爸爸也年紀大了，如果我一直挖那個過往，這樣子好嗎？後來我在做這個題目的時候，因為有做訪問，訪問的時候也是一樣，有些伯伯就是講著講著他就哭了，自己的爸爸哭了我還可以安慰，然後可能岔開話題，故意讓他分散注意力，不要讓他傷心。可那些伯伯我對他們完全一無所知，面對一個陌生人，我實在是不知道要怎麼去安慰他。

所以，其實我也在掙扎，因為我覺得說他們年紀都大了，老一輩的人這樣子好嗎？後來我有做問卷，我當時我都笑說我的論文其實是用錢堆起來的，因為當時我有一本爸爸留給我的員林實中師範部畢業紀念冊的通訊錄，所以晚上的時候，我就強迫自己今天要打三十通的電話，我要問對方願不願意幫我填問卷。結果沒想到那個通訊錄其實錯誤百出，有些數字他們都沒有訂正過，有些電話號碼是錯誤的。然後，如果他同意幫我填問卷，我還要報地址給他，問地址是否正確，或要更正之類的。我這樣電話打了一個多月，拒絕的比較多。然後有些伯伯，他就會說你叫我填可以，可是不可以把我的名字顯露出來。所以如果你們有看過我論文的話，你們可能會發現我論文裡面的問卷是編號的。不過，我自己還是有做記錄，就是一號是誰，二號是誰，三號是誰之類。因為我怕口試的時候，可能口試委員會有一些疑慮，我至少可以提出佐證。

我發現到這些流亡學生來到台灣，他們在台灣結婚，然後因為是在員林，所以其實大部份的人都在中南部比較多。中南部的話，他們另一半應該主要都是講台語。當時我打電話，算時間已經是二十三四年前的事情，那個時候這些伯伯就是有些可能退休了，有些可能還在教書。在打電話當中，我發現到一個好玩的事情，就是接電話的多半都是太太。太太的反應很好玩，真的是非常標準做太太會有的那個反射動作。我打電話去就說：喂，請問一下，某某某先生在嗎？結果這個媽媽其實接到電話，第一個聲音她說「喂」的時候還很客氣，當我講請問什麼先生在嗎？這個媽媽就是很本能那種女人的警覺性，武裝的心態就起來了，然後就變得非常嚴肅的口吻，就問我說「妳是誰？妳為什麼要打電話來找他？」然後霹哩叭拉問了一大堆，然後很兇。因為我有目的，我很希望能夠找到這個老師幫我填這個問卷，所以我都跟她講說我是做什麼的，我希望請這個老師能不能幫我填問卷什麼之類，好不容易她願意放行了，可是那個口氣就很好玩，因為跟我講話的時候，第一句話講說「喂」的時候還很客氣，然後跟我後面的對話就是非常嚴厲的口吻，沒想到後來她回過頭要叫她先生，那個講話之「乃」，會叫說「老公」還是什麼，我覺得她有一點像宣誓主權的那種感覺，就是你聽到會覺得說我就不相信妳平常是這樣叫妳先生，平常會叫死鬼還是怎樣的，怎麼會這麼的溫柔。我媽媽不會叫我爸爸死鬼，我媽媽到後面的時候都叫我爸爸叫老爺，講國語叫老爺，或者用客家話。客家話老爺叫做「漏牙」（客家發音），我媽媽都叫我爸爸叫漏牙，我爸爸雖然聽不懂客家話，可是他知道那個是在叫他這樣。

後來這個問卷，在打電話的時候，也有打到我問說什麼先生是不是住在這邊，他們說是，我說那不知道他方不方便接電話，結果對方就說我們家現在正在辦他的喪事這樣子。然後，也有伯伯很熱心，就是真的願意接受我的訪問，所以我都約在台北的麥當勞。曾經有伯伯在麥當勞裡面，我在吃薯條，他也在吃薯條，在那邊聊天，聊一聊就在那裡哭。然後也有伯伯哭的很傷心，但還是很認真的在吃薯條，邊吃又邊流鼻涕又在那裡哭這樣。甚至有那種伯伯可能要好幾次，我怕說老人家精神不好，而且他們很傷心，就覺得說不要讓他們情緒一直延續，這樣一

直困在裡面。所以大部份就是可能跟他們訪談，大概一個小時我就結束，然後到下一次的時候，我跟伯伯說大概下個禮拜什麼時候有空，我們再見面。曾經有遇到兩個伯伯，就是前面幾次約的很好，到下個禮拜最後一次的時候他失約了，我打電話給那個伯伯，那個時候沒有行動電話，我到他們家裡面去，原來那個伯伯不是住院，就是已經過世，在那個禮拜當中發生變化非常的多，就知道說實際上我真的在跟時間賽跑。

我在寫論文的過程當中問爸爸，爸爸也很開心，我就覺得說我能夠為爸爸做一些什麼事情。當然我有我的目的，我其實主要是想要把我的論文學位拿到，然後另一個層面是我可以幫我爸爸記錄這些，我覺得也很好。而且，我後來發現到原來我爸媽結婚這麼多年，爸爸其實也沒有跟媽媽講過他逃難的故事。所以他其實只有跟我講，然後我的兄弟姊妹他們也不清楚，因此我覺得其實爸爸就是很在意，應該是也很注意到我這個人，所以他才會把想念家鄉的那種心情在我身上抒發出來。爸爸雖然是流亡學生，算山東人，大概三十幾歲跟媽媽結婚，他到八十九歲去世，結婚將近五十幾年左右的時間。那這四十多年當中，他其實有很多的觀念主要是受到媽媽的影響。媽媽因為她是客家人，所以很多那種客家的精神其實都在我們家裡面，就是日常生活當中大概就看得出來。因為我爸爸說他們家裡面其實根本沒有拜神，來台灣之後，他也是入境隨俗。以前，他說他結婚的時候完全不信鬼神，我媽媽很信。後來，小孩子一個個出生了，小孩子有時候晚上會罵罵號一直哭鬧，就是不睡覺啊什麼之類的，我媽媽就會把小孩抱到廟裡面，廟公可能就是有那種米卦什麼之類的，然後就講說這小孩子可能嚇到了。嚇到了要怎麼辦呢？魂飛魄散要怎麼辦呢？就要拿香，拿小孩子的衣服到巷子口，然後要對著那邊唸三聲，叫小孩子要回來啊什麼之類的。我爸爸本來都嗤之以鼻，他覺得說這是胡鬧，怎麼可能會信得過。後來沒想到哥哥出生了，然後我出生了，小時候整個晚上就是真的一直哭鬧，完全都不睡覺，媽媽爸爸實在都沒輒了，媽媽就講說試試看能不能這樣子做，結果小孩子真的都能睡覺了，我爸爸就說不得不信，從此以後我爸爸就非常相信這個事情。我外婆那邊是傳統的人，他們是那種非常標準，就是要洗艾草，客家話叫做「媽叢」（客語發音），或者是廟裡面拿的那種平安符，要把它燒了泡在水裡面，用熱水沖後拿毛巾沾一點那個水，然後洗臉、擦身體，這樣表示你的那種不好的東西就會被擦掉，因為神明就會保護你的安全。或者最常見的就是把那個平安符燒成香灰泡在水裡，然後叫你把它喝下去，所以小時候我也喝過。我爸爸本來都不相信的，結果後來他也信了，有時候我爸爸哪裡不舒服，媽媽也是燒那東西叫爸爸喝，我爸爸也就喝了。所以這種民間的信仰，我爸爸都一直講說這不得不信，他都覺得說：哇！這個太有效了！因為至少小孩子晚上也不會再哭鬧了。

其實我爸爸他離開家鄉的時候，大概十七、八歲。孔子說：「君子遠庖廚」，我相信我爸爸那種基本的麵食，什麼家鄉的東西，他應該是不會的。但是應該是在當兵的時候，可能他們同梯的那些朋友，他們思念故鄉，可能也是在部隊裡面，

他們就是吃麵食類的東西，所以慢慢地我爸爸也會做餃子、饅頭、包子。然後，甚至自己揉麵、擀麵、自己做麵條。因此其實我一直都是吃麵食長大，到現在我也習慣吃麵食。因為爸爸會做這些麵食，結果我媽媽也學著開始做。後來我爸爸年紀比較大，手也比較沒力，因此我們家如果要吃麵食的時候，是我媽媽在揉麵、捍麵皮，我爸爸媽媽會調餡料，然後我們包餃子。另外，如果現在在外面吃包子，可能多半裡面都是包竹筍或者是包高麗菜的。但是，在我們家裡面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口味，是包蘿蔔絲的。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吃過一道菜就是蘿蔔絲烘蛋，就是客家人會有的。因為蘿蔔盛產，所以客家人就會把它削得薄薄的一片一片，那個叫做蘿蔔「錢」(音譯)，客家話叫做「蘿佩淺」(客語發音)，那個用來煮湯味道非常好。另外，還有就是把它挫成「籤」，就是把蘿蔔弄得很細很細，然後曬它，就是我們講的蕃薯籤一樣，可是當那個水份一直曬，曬乾以後那個蘿蔔絲就變得很細很細，所以才會叫做蘿蔔絲。我們家除了媽媽會包一般外面那個包子的口味之外，我媽媽自己也會做蘿蔔絲炒肉的包子。你們如果到客家莊，客家莊有一種點心叫做菜包，菜包大部份裡面包的就是那個蘿蔔絲。所以我媽媽會在我們生活當中把客家人吃的東西跟我爸爸的麵食混在一起。

然後，我常常舉的一個例子就是說媽媽是客家人，爸爸是外省人，我爸爸其實有一些過節的東西還是會很想要遵循家鄉的傳統。譬如我爸爸說過年的時候一定每一餐都要吃餃子，可是媽媽說客家人大年初一的早上是要吃素的。我在想說為什麼客家人大年初一早上要吃素，有可能是因為前一天晚上年夜飯吃大魚大肉，第二天早上可能就是要吃得清淡一點，我在推測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那爸爸說要吃水餃，媽媽又說要吃素，該怎麼辦呢？所以我們家從小大年初一的早上就吃素的餃子。我們常常就是除夕的下午開始爸爸揉麵捍麵，我跟妹妹兩個就在包水餃。後來爸爸媽媽離開了，我們現在才慢慢發現到那種家庭聚集在一起的一些活動，變成是我一個很美好的回憶。像我剛才說我爸爸教書，我們家就是靠爸爸的薪水，後來媽媽其實有做一些手工。因為好像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那個時候不是說什麼家庭就是工廠，開始有一些手工之類的工作。我媽媽在她年輕當小姐的時候，有去跟縫紉的師父學過縫紉，所以我媽媽會踩那個縫紉機。於是媽媽就領很多要外銷的手套，媽媽做成一長串，我們必須要拿著剪刀把線剪開來，把每一個都擺好，然後一捆十二個把它綁好。那個工資沒有很多，但是對我們家裡來講算是可以舒緩家裡面經濟壓力的一個非常好的來源。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人家都說客家人非常刻苦耐勞，我覺得我的媽媽真的就是這樣。她常常沒日沒夜，自己一個人就坐在縫紉機的前面，一直在做那個加工品，我爸爸就會幫忙一起剪。然後，慢慢地我就會回想說以前幫忙做這些手工品的時候，或者甚至在包餃子、包包子的時候，我就覺得那是我們家最快樂的時候。因為我們常常會坐在一起聊天，然後我跟我妹妹小的時候很喜歡把我們知道的歌都唱一遍。有時候我爸爸還會斥責我們說：要唱歌就好好唱，不要亂唱。家庭聚在一起的活動變成是我一個非常深刻的思念。

我剛才講除夕的下午我們包水餃，那個水餃就是晚上要吃的。然後晚上吃過年夜飯之後，我們還是繼續在包水餃，那個包的水餃就是第二天的。我媽媽就說要包素的水餃，因為大年初一早上是吃素的。所以，雖然爸爸來到台灣，但是在我們家的生活當中，其實有很多情況跟媽媽的客家文化是融合在一起的。

不過，我爸爸有他的堅持，媽媽也有她的堅持。譬如我爸爸說煮水餃的時候一定要「點水」，就是水開了把水餃丟進去煮，然後水滾了要再倒一次水，這個叫做點水。就是煮開了再倒水，讓它再次煮沸，我爸爸很堅持要點水點三次。後來我媽媽在煮的時候，說客家話叫做「伊沃蘇」（客語發音），它的意思就是說一次就可以了，她說就像煮麵一樣，就是把水餃丟下去，水多一點然後一次就可以煮開，等到餃子全部浮上來時候，就表示整鍋都好了。為了這樣一點點的事情，我爸爸和媽媽也在吵架，我爸爸就覺得說媽媽怎麼可以破壞規矩，然後媽媽就覺得說為什麼我凡事都要聽你的，他們常常會為了一點點小事情就會吵架。不過，我們家爸爸是O型，媽媽也是O型，那我們四個小孩子通通都是O型，所以可見的就是我們家常常會上演那種非常火爆的場景。媽媽的脾氣非常的火爆，我爸爸就會很生氣，爸爸說媽媽是那種一根腸子通到底的，她的脾氣來得快去得也快，憤怒、記仇不會藏在心裡面。爸爸說我跟妳媽媽吵架，我還在氣頭上，五分鐘後居然沒事了，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他說真是氣死人。我想每個人的個性都不一樣，各位想想看你們父母他們的個性是不是互補的，如果有一個是很強的，另外一個的脾氣可能就會比較弱，一個可能會強出頭，一個可能會讓一點這樣。在我們家我覺得都是我爸爸在讓媽媽，其實他們是老夫少妻，我覺得爸爸對待我媽媽有點像是疼愛女兒的那種感覺，他不像是夫妻之間的那種愛惜。我媽媽嫁給我爸爸，她也很努力扮演一個妻子的角色，然後學著做麵食。

另外，還有一個層面就是我拿我先生掃出來我爸爸以前寫的那些家書，還有一些文件資料之類的。然後，我曾經看到有一封我爸爸的一個長輩寫給我爸爸的信。他也在台灣，信的內容是叫我爸爸要看開一點，他說不要跟當地的人爭論，然後不要有一些衝突什麼之類的。我看到這信的時候，就在想說當時這麼多的外省人來到台灣，台灣的當地人真的都能夠接受這些人嗎？我覺得其實是未必的。因為語言不通、文化不通，然後引起的衝突或許也是有的，這從我外婆家就可以看得出來。我外婆生了九個小孩，我媽媽叫做九妹，她就是排行第九個，當然中間也有她的哥哥姊姊是夭折的，所以活下來的沒有這麼多個。可是因為我外婆生小孩的時間拉了很長，所以我的大舅舅跟我爸爸的年紀是一樣的。我媽媽到了十七、八歲的時候，因為我的外公年紀很大了，他都完全不管事了，所以都是我舅舅做主。後來我輾轉才知道我媽媽說我舅舅他認為家裡面的女生可以嫁給外省人，可是不可以把外省人嫁進來。所以，後來我大舅舅的兒子，我叫大表哥的，他以前談戀愛的時候也是認識一個外省小姐，可是我舅舅就是一直反對到底，所以後來他們沒有結婚。我媽媽就說我們的女兒是可以嫁給外省人，但是外省人不可以嫁進來。因此，從這裡大概也可以看得出來我舅舅其實對外省人是有偏見。

我剛才說我爸爸是聽不懂客家話的。有時候我們到我外婆家做客，他們很喜歡在言語上開我爸爸的玩笑，因為他們講客家話，然後大家就一直笑。當然他們會認為說那個就只是開玩笑而已，你也不要當真。可是因為我爸爸聽不懂，所以他們就會講一堆消遣爸爸的話，那我爸爸就只是一直陪笑，因為他真的聽不懂，他越聽不懂他就越陪笑，然後我那些舅舅們就越開心。小時候我在現場，我都會覺得說你們這些大人為什麼要這樣子捉弄我的爸爸。我爸爸他曾經說過，他說他年紀輕輕的時候就離開家裡，然後就再也沒看過我的爺爺奶奶，所以他把我的外婆跟外公當作是他的爸爸媽媽，對我的外公外婆是非常非常孝順的。然後，我們家所謂在台灣的親戚也只有我外婆家的人，所以我爸爸把我外婆家的人真的是當作自己人看待。像是我媽媽可能跟我外婆家的人有一些金錢的糾紛，我爸爸就會跟我媽媽說算了都是一家人，他說妳不要為了那區區幾萬塊，然後親戚都做不成。可是我媽媽就會很生氣，我媽就會說我又不是開銀行的，我當初借給他，他就有借就要有還啊！他為什麼就不還給我？所以我爸爸其實是真心的對待我外婆家的人。可是小時候看我那些舅舅對我爸爸的態度，我就覺得他們對待我爸爸的那種心，其實不像我爸爸對待他們那樣子。

我爸爸其實很可憐，他十七、八歲的時候離開家鄉，然後到台灣解禁，就是在返鄉探親之前，我的爺爺奶奶就去世了，所以我爸爸都沒有見到他們。然後，在這之前我的爺爺奶奶甚至認為說我的爸爸可能早就死在外面了。剛才我說我爸爸那個村子姓趙，然後當初逃難出來的時候，他有幾個鄰居都姓趙，我爸爸都叫他們叔叔，所以我們就跟著叫叔公，那趙叔公他們家的人出來的人比較多，甚至後來他們下一輩的也有其他的小孩子出來，他們家裡面有傳教士，傳教士他們可以到各個國家去，他們有傳教士是到美國，然後從美國那邊寄信到大陸。那個時候是民國六十幾年，當時是漢賊不兩立的時代，根本不可能跟大陸那邊會有什麼來往。後來他們那個傳教士透過美國那邊，然後跟中國他們家鄉的人聯絡上，所以後來這個趙叔公就問我爸爸說你要不要也跟家裡面寫信。流亡學生他們很多人其實都有點像是驚弓之鳥，即使是一點點事情他們也會不敢往前，沒有那種冒險犯難的精神，我想應該是年輕的時候經歷過七一三事件之後，他們什麼事情都不敢表現出來。因此我爸爸就很害怕如果跟家裡面寫信，萬一他做錯什麼事情，他教書的工作不保，那他怎麼養活這個家，因此他其實是非常小心翼翼的。所以，那個時候我爸爸他特別把我們全家人帶到照相館裡面，拍了一張全家福的照片，然後什麼話都沒有寫，沒有任何隻字片語，把那個照片就這樣寄回家裡面。後來我爸爸返鄉探親的時候，輾轉才知道那時我奶奶已經臥病在床了，奶奶有看到那個照片，我爺爺奶奶都非常高興，沒有想到我爸爸還在。

後來他們家裡的人也寫了一封信，輾轉又透過傳教士，在台北轉交到我爸爸手上，當然也是很久很久以後才拿到。那個時候因為我小的時候身體其實不是那麼的好，我爸爸帶我到台大醫院去門診，門診完以後爸爸就帶我到那個傳教士的家裡面。然後即使在家裡面，他們拿那封信給我爸爸，我爸爸也是小心翼翼的，

我爸爸很怕說被人家知道說他跟匪區通信，所以都很害怕。他把信拿起來後就趕快放在他襯衫的口袋裡，然後都不敢再拿出來看。回到苗栗之後，我爸爸實在是忍不住了，於是就在騎樓底下把信拿出來看。那個信紙有點像宣紙，就是很薄很薄，而且又折得很小心，折成小小的一點點。我當時個子很小，抬頭看著爸爸把信攤開，看到我爸爸就是眉頭一直皺，拿著信的手開始一直抖一直抖，然後我爸爸叫了聲「唉唷」後就把信折一折放回口袋，他什麼都沒有講，但是我看到我爸爸表情很難看。後來，回到家裡之後我爸爸才跟我媽媽說信裡面講奶奶去世了，然後爸爸就說他想要拜一下我的奶奶。那我爸爸媽媽其實年輕的時候他們白手起家也沒什麼錢，他們都是租房子，要不然就是住學校的宿舍，根本就沒有房子，所以也沒有祖宗牌位。後來到我小學四、五年級的時候，媽媽他們跟會才買了一塊地自己蓋房子，就是現在我們那個家，那個時候才有祖宗牌位。祖宗牌位也是受到媽媽的影響，媽媽說我們有自己的家了，要有祖宗牌位。在這之前，我爸爸就是每年過年要祭拜祖先的時候，我爸爸就正經八百地坐在桌上，然後弄一張紅紙，自己去寫顯考、牌位之類的，寫好之後把它貼在牆壁上。過年的時候我爸爸要求點香二十四小時都不能夠斷，所以我哥哥和弟弟從小就被灌輸這個觀念，就是你們睡覺後若香燒掉了要記得起來再點香。不可以斷掉。所以我們家到過年的時候就都是這樣子，一點香就要點二十四小時，沒日沒夜地點著。那個時候我爸爸就是弄好貼在牆壁上，然後元宵節之後才把那個紙撕下來，把它燒掉，這樣就算是過年結束。那次他發現奶奶去世，就要我媽媽幫忙，因為他不知道台灣是怎麼樣做，他要媽媽幫他準備一些祭拜的供品，然後我爸爸就是寫了奶奶的牌位貼在牆壁上。我從小到大第一次看到我爸爸哭的那麼傷心，他就跪在地上哭了好久，叫了一聲「娘」。對我們來說，奶奶是一個非常陌生的名詞，我們從來沒有掃過墓。我爸爸都開玩笑說他是來台祖，就是他是我們家裡面來台灣的第一個人。因此看到他這樣子跪拜，我們都覺得非常的新鮮，那個時候只有我爸爸跪在那裡，但後來我也哭了，我哭不是因為奶奶去世，而是看到爸爸這麼的傷心，我在替爸爸難過。

我覺得爸爸很可憐，他年輕的時候就漂泊，然後輾轉來到台灣，之後他自己成立了自己的一個家。雖然說他非常思念家鄉，但是他沒有要求他去世以後一定要回家鄉，甚至也沒有說老了之後他要回家鄉。我的媽媽是在民國一百年的時候因為癌症去世，我爸爸最後這幾七、八年左右的時間，他有失智。我媽媽去世的時候，我爸爸一直哭一直哭，我跟我爸爸你不要這樣一直哭，然後我爸爸就說我本來就很愛哭。於是在媽媽去世的那一段時間當中，我才發現說爸爸可能因為智力退化，我就覺得我必須要堅強起來，必須要把爸爸照顧好。然後，爸爸就像好像變得是我的小孩，他的日常生活起居，我一定都要照顧得很好。所以，我覺得跟爸爸的感情真的是非常非常地深。我不敢講說我做得非常好，但是我覺得我可以很自豪地講我真的是一個很孝順的女兒，爸爸媽媽要求做什麼，我一定都會做到，真的就是使命必達，特別是爸爸的要求。但是我後來想一想，還好爸爸沒有

開口說他老年的時候想要再回大陸，因為他的家就是只是村子，然後沒有什麼道路的名稱，如果我們寫信回去，只要寫說江蘇豐縣趙屯，我叔叔他們就可以收到信。所以，我只有在我研究所畢業，出來教書的第一年跟爸爸媽媽回去過一次。然後這麼久的時間，我根本已經完全忘記到底要怎麼換車回去，完全都不行。我爸爸在家鄉只有十幾年的時間，可是慢慢地他可能有一些事情積在心裡，他是介意的。因此我想至少爸爸要求的事情，我都有做，做得好不好倒是其次，至少我都有做。但是，只有一件事情我沒有做到，就是在我爸爸八十歲的時候，那時候我媽媽也還在。因為我任教的學校離我娘家很近，所以我幾乎沒課的時候都跑回我們家，我是天天回娘家的。所以我會專門幫我爸爸媽媽跑腿，要做什麼、要辦什麼都利用課餘的時間去跑腿。所以那時我爸爸跟我媽媽講的時候，我也在場。我爸爸跟我媽媽說在他們老家，一個八十歲的老人是要吃鯉魚的。我聽到的時候想說公園裡面很多顏色，一灑飼料就爭先恐後搶食的那種錦鯉，可以吃嗎？我要去哪裡公園偷一條回家嗎？結果我媽媽就罵我爸爸說沒有人吃這個的啦！被我媽媽拒絕了以後，我爸爸就沒有再講了。但是我爸爸既然有講，我相信這是他內心很想要完成的事情，但是我沒有做到，其實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遺憾，因為我真的很希望我爸爸要求什麼事情，我都能夠做到。現在 YouTube 上面常常會有一些人做菜，我有時候會看王剛還有苗阿朵那些，就是大陸有一些網紅他們做菜影片，才發現到說天啊！他們真的有在吃鯉魚！所以我在想如果當時我有認真的去幫我爸爸跑腿，說不定我爸爸就比較不會有那個遺憾，這個是我耿耿於懷的沒有做到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在爸爸的身上，我其實有學到一些東西。我爸爸做事情很認真，然後很負責。像是他退休的那一年，因為是八月一號生效，所以八月一號他就已經不是老師了。但是那一年的暑假，是八月二號、三號的樣子，剛好有一個颱風。我爸爸一大早自己就騎著車子說他要去學校看一下，我媽媽就罵他說外面風雨那麼大，你幹嘛還要去。我爸爸就說他就只是去看一下而已。所以我覺得我爸爸他那種處事的風格是很嚴謹，然後也是很認真的。

另外，最後面我想要講的就是我爸爸返鄉探親。其實在台灣他很介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說他在大陸的時候，在家鄉小孩子是沒有在過生日的，所以他沒有過過生日。然後，再來就是他只知道他是屬蛇。來到台灣之後，那個時候也沒有什麼身份證，因此就是開始要做身分證，甚至在軍中要填出生年月日的時候，我爸爸說他是民國十八年出生的，可是正確的出生日期完全都不知道。因此他在填自己資料的時候，日期是亂寫的，他身分證上的那個日期是假的，他寫五月十六號，但他其實完全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天。他第一次返鄉探親的時候，其實算是偷渡，因為他教書算公務人員，好像是民國七十六年的時候，台灣開始解禁。解嚴的時候，那個時候其實老師也不能到大陸去，可是我爸媽就跟趙叔公他們幾個假借說到香港去觀光，跟著旅行團到香港。到了香港之後，他們再偷偷地搭火車到大陸去這樣。那一次我印象很深刻，我爸爸在跟我媽媽交代，講的內容很像在交代後



事一樣。他跟媽媽說他很怕萬一這樣去，能不能找到老家也不知道，然後再來會不會被抓也不知道。萬一被抓了不能回來了，或者是在台灣被秋後算帳然後被關，他就跟我媽媽講說要去找誰，就是跟我們家比較好的我爸爸的朋友，他說一定要去找他們，然後他們一家人會幫助我們什麼之類的，講的好像生離死別，我們小孩子在旁邊也一直哭哭啼啼，就是覺得好像爸爸不會再回來了，覺得非常非常的傷心。後來我爸爸輾轉終於回到老家，然後他回來之後他非常非常的開心，因為他說他知道幾件事情，第一個就是他的農曆生日，他終於知道他的農曆生日是十一月二十五號。我用萬年曆幫他回推回去他的國曆那一年是十二月二十五號，剛好是聖誕節。那個時候聖誕節是還有放假的，所以我就跟我爸爸說聖誕節剛好那一天全國為你放假一天耶！你這樣開不開心。因此他知道他的生日是十二月二十五號，他非常的高興。

再來就是我爸爸叫做陳永昌，我的叔叔叫做陳永德，所以他們是有排輩份的。他剛離家的時候才十七、八歲，爺爺奶奶那個時候已經幫他談了一門親事，但是還沒有結婚。當時我爸爸認為說他只是暫時跟著流亡學校去逃難，結果沒有想到一去不復返，就沒有再回家了。後來，他第一次回家鄉的時候，有看到那個跟他無緣的妻子，那個女生也改嫁了。那我爸爸他第一次回去的時候，還有另一件事讓他很高興，就是他有抄到輩份的順序。像我爸爸是「永」字輩，然後我的堂哥，就是我叔叔的小孩，他叫做紹文，所以我們這一輩男生的第二字應該是「紹」。可是我爸爸跟我媽媽結婚之後，就已經幫我哥哥和我弟弟取了中間的名字叫做「達」了。所以我爸爸就說他很介意我哥哥的小孩，老哥結婚了，我爸爸就跟我哥哥說你的小孩第二個字一定要是「鴻」。我爸爸覺得說這樣就表示這個家族在台灣是有一脈相承的，雖然中間有斷了一點點，但是後面還是有接上。後來我爸爸很怕弄丟，所以他很慎重其事地把抄下來的那個族譜名字，寫在我們家一個鐵櫃的保險箱牆壁上。

以前是講六十五歲退休，但是因為爸爸謊報年齡，出生他是寫二十年五月十六號，可是他其實是十八年。後來我爸爸就只好再繼續當老師，所以他是到六十七歲的時候才退休。不過他後面那兩年身體狀況不是那麼的好，所以他就會覺得說原來自己年輕的時候做了一個錯誤影響到他後面。有時候那兩年時間裡，他就會講說早上早起想到要去上班，他就覺得很痛苦。後來等到退休以後，他說他最喜歡早上起床的時候聽到外面下雨，因為他就像說：啊！太好了！外面下雨我不用去上班。那一天的心情會很高興，覺得他不用像以前下雨還要奔波這樣子。我覺得因為我常常跟爸爸生活在一起，又加上寫論文，所以過往的這些事情我多多少少就會知道。然後我爸爸到晚年的時候有一些他講的事情，對照以前他比較年輕的時候接受我的訪問，我才知道或許他在客家莊生活了那麼久，有一些生活習性可能就是跟著我媽媽的那個方式在走，但是有一些東西他還是放在心裡，他自己的思念。就像那些我說講著講著就會哭的伯伯一樣。然後，有些伯伯真的就是覺得我做這個論文非常的辛苦，他們想要幫忙。我會覺得說他們只要願意跟我聊

一些以前的事，讓我可以做紀錄，或許他們講的東西我以後可以用得到，這樣對我的幫助就已經非常大了。

我曾經遇到有伯伯在訪談的時候，我說接下來預計要做些什麼事情，他就跟我說：喔！那妳可能要花很多錢喔！然後說著說著，他竟然就把他手上那個戒指拆下來，跟我說這個是真的玉佩，妳拿去變賣可以換一點錢什麼之類的。雖然我很感動，但當然是不能收。我在寫論文當中遇到很多相類似這樣子的人，非常非常的多，他們都很願意幫助我。我覺得也或許是因為可能我在寫論文的時候，當時就是處處碰壁，很多檔案沒有公開查不到，或者是要做訪談被拒絕，甚至有一些態度不是很好的伯伯我都碰過。他們可能也想到他們以前逃難的時候很辛苦，所以或許因為這樣子，所以會覺得說他們能夠幫助我一點就是幫助。有的伯伯甚至偷拿他們老婆的手鍊，跟我訪談聊一聊，到下一次再碰面，他就神秘兮兮地拿出來一個東西，結果竟然是一條手鍊，他就說這個事情就是妳知我知就好了不要再提，妳打電話到我們家，如果我老婆接電話，妳也不要跟我老婆提到這個事情。後來我才問他說這是誰的，他說這是我老婆的，當然我是不能收，所以我就覺得我真的很感謝這些伯伯們，他們精神上鼓勵我，然後實質上願意幫助我的其實也很多，我真的很開心遇到這些人，這些人都是我的貴人。當然我覺得要讓他們回憶過往那些傷心痛苦的片段，我也是於心不忍。然後，因為我的論文要印問卷又要寄問卷，那些已經花了我很多很多的錢。我以前也有填過問卷，問卷多半都會贈送填問卷的人一些小禮物，譬如說一隻筆或者一個什麼簡單的東西，但是我沒有辦法寄什麼東西給這些伯伯。所以當時我直接就跟他們說只要你願意幫我填問卷，如果我能力許可的話你的問卷郵寄回來給我，我願意印一本我的論文給你。後來我的論文完成了，我就想說那怎麼辦，我答應的事情我就要做到，但是我哪有那麼多的錢印那些論文，所以後來我才會找到中研院陶英惠老師他們創辦的山東文獻社。其實，我當時在寫論文的時候，因為有很多流亡學生的回憶就是寫在那個期刊裡面，所以我引用了很多裡面的資料。因此我就去找陶英惠老師，問她說有沒有可能請他們幫我出版這本書，我不要稿費，版權也都給他們沒關係，就是請他們幫我印，因為我答應那些伯伯的事情我必須要做到。後來老師答應了，所以才會有那一本書的出現。

不過因為是訪談年紀比較大，然後慢慢的我就發現到有一些問題，就是他們在做訪問的時候，怎麼每一個人都講得非常可憐。好像在七一三的時候，他們每一個人都被刑求，可是問題是當時被刑求的人不是那麼多，而且是有名單的，我看那個名單裡面也沒他，但他就講說我當時被抓到澎湖的天后宮，在天后宮裡面沒日沒夜被拷打，還是怎麼樣之類的。我就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每一個人都講得好像他們都是當事人，後來慢慢的我才發現到說其實根本不是，很多事情他們都是同學朋友之間大家在聊，結果聊著聊著，他們把旁人的經驗變成是自己的。而且因為年紀大了，時間久遠了，現在突然叫他們回憶可能五、六十年前的事情，他們就是會把別人告訴他們的東西當成是自己的，有可能會是這樣。所以當時他

們填的問卷，甚至他們訪談的紀錄，我都必須要用別的書面資料來佐證，後來慢慢就發現到有些其實是錯誤的，就是他講的地點或者是先後順序其實是不對的。所以做完訪談、問卷，然後做一些數據的分析，然後就發現我還要花很多的時間去驗證他們這個資料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大概是這樣。

不過在昨天那場論壇裡，我也有說其實我們真的是在跟時間賽跑，特別是這樣當代的人。如果是要訪問他們很年輕時候的事情，他可能歷經時間的淬鍊，然後又在台灣生活這麼長的時間，會影響到對當時事件的判斷，看法也可能會不一樣。之前有人問過說因為這樣當兵當了十幾年，你的爸爸會不會很恨國民黨？我說不會耶！我爸爸是一個忠黨愛國的人，他覺得由其他的政黨來當總統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就覺得說一定是國民黨，所以他是非常愛國的。然後可能歷經七一三事件，他們當兵的時候有些人可能譬如說被刑求、被逼供，或者是他部隊的人有人失蹤了。十幾歲的小孩當時他們最怕的就是身邊少了一個人，因為當時部隊裡面要抓匪諜，有些人就會想說他們這一群人當中有人是匪諜。爸爸說他最害怕的就是同一個大通鋪的人，大家都認識，怎麼隔幾天這個人不見了？然後就有消息傳出來說現在在抓匪諜，於是大家就把矛頭指向那個人。說那個人就是匪諜，被裝到麻布袋裡面丟到海裡去了。他們遇到非常多這種事情，隨便的事他們就像驚弓之鳥，什麼都不敢講，甚至一直影響到後來。可是像我爸爸說他說有人失蹤了，可是沒想到過了幾天之後，那個人就回來了。原來他是感冒，生了重病被隔離開來要去住院。當時很多伯伯都跟我說有人被裝在麻布袋裡丟到海裡面去，幾乎每一個都這樣子跟我講。只有我爸爸這樣跟我說，當時他的確也很害怕聽到說怎麼有一個人不見了，害怕下一個就輪到他，大家都很害怕。結果沒想到那個人隔幾天竟然又回來了。所以當時是真的有人被丟到海裡面？是不是這樣子不知道，可是有人真的在當兵的時候被操勞被操到死，這是真的。就是體弱多病不耐操，然後最後就死掉的也有。死掉以後就他的同伴在地上隨便挖個洞，就這樣埋了。你看他們年紀輕輕的時候就逃難，或許他們家裡的人都認為說這些小孩子可能都死掉了，因為都沒有回家鄉，可是沒想到歷經千辛萬苦在台灣落地生根。我爸爸他回去的時候有特別問一下，因為後來輾轉他們知道說爸爸來到台灣，因為我爸爸的身份，所以我爸爸他們家裡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其實有被鬥爭過，並不太好過，大概是這樣。

謝仕淵：我們如果沒有停止，講到下午應該都沒有問題喔！因為我覺得好像是兩條故事線的感覺，非常的精彩跟豐富。跟前幾場是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很貼近的感覺，就聽到你的父親在說話的那種感覺。今天非常謝謝芸娟老師，我覺得今天機會很難得，因為昨天時間很短，今天其實是用了五、六倍的時間講了一個更完整的故事，我覺得非常精彩。我相信大家也可以從這樣子的一個分享當中，我們用更近的距離，透過陳芸娟老師所描述他的父親，讓我們了解一個山東流亡學生在台灣的故事。非常感謝陳老師，我們是不是再掌聲謝謝。

(張志樞整理)

臺灣學  
N C K U